

新善
A124
7300-(8)

從猿到人



973562

1941

新善
A I 2 4
7300-(8)

人 到 猿 從

著 斯格恩
譯合 華葆豐 遠光于

行 印 社 放 解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6)
藏 书 图 记

行 發 廣 華 中 民

河北李

分類號 1021
書 號 495

譯者底話

恩格斯底這兩篇論文，是根據一九三五年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譯出的，譯時並曾參看過俄文譯本。『勞動在從人到人過程中的作用』是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一篇未發表的草稿；『人底進化過程』是他為『自然辯證法』一書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標題是我們所加的。

譯者 一九四八年八月

目次

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	一
人底進化過程.....	三

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

蘇聯經濟學家們說：勞動是一切財富底源泉。其實勞動與自然界一起才是
一切財富底源泉，自然界提供勞動以材料，而勞動把材料變為財富。但是勞動遠遠
不在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底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的確達到這樣的程度，以
至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在好幾十萬年以前，在地質學家們所叫作的第三紀——究竟在第三紀底哪一
時期現在還未十分確定，大約是在末期——在蘇聯某地方，大概在現已沉到平
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陸上，生活着一種特別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達爾文曾經把我們
這些祖先大致描寫給我們：它們滿身是毛，下顎有齒，兩耳尖聳，成羣地生活。

在樹上。

最初，被它們的生活方式所限制，在攀援時手所起的作用與脚不同，這一類開始擺脫用手在平地上行走的習慣，而漸漸地採用了直立的行走。這就是從猿轉到人的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一切現在還活着的類人猿，都能直立起來並單獨以兩足向前走，但僅只在需要和毫無辦法的時候才這樣做。它們自然的行走是採取半直立的樣式，還需要用手來幫助。大多數的類人猿是把拳頭支在地上，使身體和彎着的兩腿穿過兩手臂之間前進，就像跛子扶着兩根拐杖行走一樣。一般講來，我們現在還可以在猿類中間觀察到從四肢行走到兩足行走的一切過渡階段。但是一切猿類都只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兩足行走。

如果說我們遍體長毛的祖先之直立行走，最初乃是習慣，而後才漸漸變成一種必要，那末必須有這個前提：手在這時期愈來愈多地從事於其他活動了。在猿類那裏已經有了手與脚底某種分工。如我們剛才說過的，在攀援時手與脚是使

用得不同的。手特別長用來攥取和穩住食物，就像某些較下等的哺乳動物使用前肢所作的一樣。多數猿類用手在樹上築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樣在樹枝間修造住處以避風雨。它們用手拿着木棒抵禦敵人或者以果實和石頭向敵人擲擊。它們在被捉住以後用手做出許多簡單的模倣人的動作。但是正在這裏我們看到：在甚至最和人相似的猿類底未發展的手與經過數十萬年的勞動所高度形成的人手之間有着何等的巨大的距離。兩種手底骨節和肌肉之數目與一級構造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級的野蠻人底手，也還能做幾百種爲任何猿類所做不到的動作。沒有一隻猿手曾經製造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們的祖先在從猿類變到人的好幾十萬年的過程中逐漸地學會了使用自己的手適應於一些工作，而這些工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級的野蠻人，甚至到種現在退化到類似動物的狀態而何時在身體上也退化了野蠻人，比起這種遙遠期間的生物來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從這時一直到人能修用他的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的時候，可能已經經過一段很長久的時間了，這段時間如果

和我們所知道的有史時間相比，後者就顯得短促得不足道了。但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終於完成了：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些獲得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但是勞動底器官，它還是勞動底產物。只有由於勞動，只有由於經常與新的工作相適應，只有由於這樣獲得的筋肉、韌帶、在更長時間內還有骨骼底特殊構造遺傳下來，而且只有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在新的愈來愈複雜的工作上不斷革新地使用，人的手才得到這樣高度的完善，才能在這個基礎上彷彿憑着魔力似地產生拉飛爾（Raphael）底繪畫，羅瓦瓦爾德奈（Thorvaldsen）底雕刻，以及巴加尼尼（Paganini）底音樂。

然而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它僅僅是整個極其複雜的總體底一個單獨的肢體。凡是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整個身體，手為身體而服務——的隨以雙重的方式服務：

第一，由於達爾文所稱為相互助長的規律底結果。依據這一規律，一個有機

生物個別部分底特定形態經常是和其他部分底某些形態相聯系的，雖然在表面上它們似乎沒有任何關係。例如，一切具有蘇細胞核的紅血球並以兩個骨節來聯結後肢骨與第一節脊椎骨的動物，無例外地都有乳腺來哺養其幼子。同樣地，哺乳類中的個體通常是和那用來反芻的複雜的胃囊相聯系的。身體某一部分的形態之改變，引起其他部分底形態之改變，雖然我們還不能解釋這個時系。藍眼睛的純白貓總是或差不多總是瞎的。人的手之逐漸改變，以及隨此而來的兩腳之適應於直立的行走，由於這種相互關係，無疑地更起反作用於機體底其他部分。然而這種作用現在還研究得太少，所以我們在這裏只能作一般的敘述了。

第二，更更要得多的手底發展對其他機體的直接的和可證明的影響。如我們剛才說過的，我們的猿祖先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人，即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動物，因此顯然不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前祖先發展而來。由於手底發展，由於勞動，人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而這種統治隨着人的眼界每一個新的進展而擴大。他們從自然對象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種屬性。另方

面，勞動底發達必然使得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而且這樣一來，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底情形就增多了，這種共同協作底好處對於每一個人就一目了然了。簡單地說，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了。需要產生着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由於管腔底狹窄而發達，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底器官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個清晰的音節。

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解釋是唯一正確的解釋，這可以拿與動物的比較來證明。動物之間、甚至高度發達的動物之間彼此要傳達的東西是很少的，這些東西它們不用發音清晰的語言也可以互相傳達出來。在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感覺到不能說或不能理解人的語言是一種缺陷。如果它們經過人底訓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往來中所發成的對於發音清晰的語言的感覺是十分敏銳的，以致在它們的想像所達到的範圍內，它們能學會聽懂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這樣的感覺力，如對人依慕、感謝等

能，而這些感覺力是它們向來所沒有的。和這些動物接近的人不能不承認：這些動物現在常常感覺到不能說話是一種缺陷，不過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很厲害了，所以無論如何這種缺陷是補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適當的發音器官，這就不難說話的情形，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底口部器官和人底口部器官當然是最不相同的了，然而鳥却是唯一能學會說話的動物，鳥中具有最耐厭的聲音的鸚鵡却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貶鸚鵡不覺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麼。它之整小時地反覆說它那幾句話，的確完全是出於它喜歡說話和喜歡和人往來。在它的想像所達到範圍內，它能學會懂得它所說的是什麼。如果我們以惡罵的辭句教給鸚鵡，使牠能夠想像得到這句話底意思（這是從整帶回來的水手們底主要嗜好），然後惹它發怒，那末我們真上會看到：它會一點兒也不錯地使用它的惡罵的辭句，好像一個拍林女商人一樣。在乞求好吃的東西時，也正如此。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同勞動一起產生的語言——這兩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動

力，在它們的形勢下，猿的腦髓才逐漸地變成在基本構造上完全相類似但較大和較完善的人的腦髓。但是與腦髓底發達相並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發達起來了。正像語言底逐漸形成必然地使伴隨以感覺底相當改善，腦髓底發達一級地使伴隨以所有感官底發達。鷹比人看得遠得多，可是人識別東西却遠勝於鷹。狗比人具有更銳敏得多的嗅覺，可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來是各種物件底特定標誌的嗅味底百分之一。至於味覺，猿類也不過剛剛有一點兒最粗淺的萌芽，而在人那裏，則由於勞動的緣故，已經隨着手底發展而首先形成了。

腦髓和爲它服務的感官底發達之反作用，愈來愈明白的意識、抽象力和推斷力底發展之反作用，給了人的勞動和語言底發展以一個完全新的推動力。人的勞動和語言底發展，並不會像猿和人最終分離的那一瞬間起就停止了，而是在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時代依據不同的程度和方向繼續不斷地進行着，有時候在某些地方可能發生退化的情形，但是當作整個來看它總是大踏步地前進着；隨着完全的人底出現，又產生了新的因素——社會，因此人的勞動和語言底發展，一方面被

它極有力地促進着，另一方面却被它向更確定的方向推動着。

猿生活在樹上的猿羣進化到人類社會之前，的確經過了幾十萬年——這在地球底歷史上只不過是我們人類生活中的一秒鐘〔註〕。但是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猿羣與人類社會間的具有特徵的差別，我們又發見是什麼呢？是「勞動」。

猿羣只要有它們足以果腹的食物地區，就心滿意足了，這種食物地區是它們由於地理位置或由於抗拒了附近的猿羣而分得的。它們從事於遷移與鬥爭，以獲取新的食物地區，可是除了無意識地用它們的要求施一點兒肥以外，它們卻沒有能力從這食物地區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給的數量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的食物地區都被佔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猿類底數目最多也只能像往常一樣。但是一切動物對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並且常常把毀壞在胚胎狀態中的食物。猿不

〔註〕這一方面的第一等權威是丹佛士 (Sir W. Thomson) 曾經計算過，從地球冷

到地面上能發生長植物和動物的時候起，有一萬萬年已經過去了。

像獵人一樣，它對於明年一定生出小鹿來的化應是不加憐惜的。希殿的山羊，吃食一切幼嫩的灌木，不讓它們成長起來，把該地所有的山嶺都吃得精光。動物底這種「掠奪經濟」在物種底漸變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它逼迫着動物適應於和平常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就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底構成也漸漸地變得不同了，至於不能適應環境的物種則就滅絕了。

毫無疑義，這種掠奪經濟有力地推動了我們的祖先之變成人。因為我們的祖先是一種在智力和適應能力上比其他一切猿類都高得多的猿類，所以這種掠奪經濟底結果，就是食料植物種類底數目愈來愈增多，這些食料植物中可吃的部分也愈來愈加多，簡單地說，就是食物愈來愈複雜，因而輸入身體內的材料也愈來愈複雜，而這便是我們的祖先變成人之化學條件。

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同製造工具一起開始的。我們所發見的，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根據我們已發見的史前時期的人底遺物來判斷，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類與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底生活方式來判斷，最

古的工具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呢？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而同時又是武器。打獵和捕魚是從只吃植物轉變到同時也吃肉的前提，而這又是進化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類食物在差不多完備的狀態下包含着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肉類食物較之植物食的縮短了消化過程以及其他營養過程所必需的時間，因此省下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就在形成中的人種植物界急進，他們超出於動物界也就愈高。正如用植物和肉類一塊兒來飼養野狗和野貓，使它們變成了人底服役者一樣，兼吃植物和肉類的習慣，大大幫助了人類正在形成中的人底體力和獨立性。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肉類食物對於腦髓的影響；這種爲腦髓底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比過去更多多地輸送到了腦髓裏去，而腦髓因此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不管主張素食的先生們怎樣不高興，我們必須承認：假若不吃肉，人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雖然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人類中，有一個時期曾因肉食而過於吃人（柏林人底祖先，范奈塔勃人（*Cantharid*）或維爾茨人

(Whelan)，在十世紀還吃他們的父母，但是在今天我們並沒有這種事情了。

肉食產生了頗有重大意義的新的進步：火底使用與動物底馴養。前者更加縮短了消化過程，因為它給口提供了可說是已經半消化的東西；後者使肉類食物豐富起來，因為它同打獵一起開闢了更經常的新的食物來源，並且還供給了在各種材料上是和肉類等的像牛乳及其製成品一類的新的食物。這樣，這兩種進步就直接成爲人的新的解放手段。把它們間接的影響一件一件地來講，未免難題太遠了，雖然對於人類和社會底發展來說，它們實在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正如學會了吃一切可吃的東西，人們也學會了在任何一種氣候下生活。他們分佈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他們是唯一具有無上權威的動物。其他的動物，雖然也習慣於各種不同的氣候，但這並不是它們獨立的存在，而是和人在一起才作到的，類如家畜和有害動物，就是這樣。從原來居住的總是一樣炎熱的地帶遷移到比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夏冬兩季的地帶後，就造成了新的需要：住房 and 穿衣來抵禦寒冷和潮濕。同時也造成了新的勞動領域和因之而來的新的活動，這就使人

難圖防務愈來愈壞了。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底共同作用，人才變成有智力來進行更複雜的活動和有能力來提出和達到更高的目的。這不僅對個別的人來說是如此，而且對社會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勞動本身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打獵和畜牧以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以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製陶和航海。與商業和手工業一起，最後出現了醫術與科學。從部落中形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律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也發展起來了人的專物在人的頭腦中的空幻的反映——宗教。所有這些構成品，首先都是頭腦底產物，它們似乎統治着人類社會；在它們面前，勞動的手之較爲平易的產物就顯得不重要了，何況在社會很早的發展階段上（例如，在原始氏族社會中），能計劃怎樣勞動的頭腦已經能修復別人能手像自己的手一樣地來執行所計劃好了的勞動了。這是最先進的文明之一切顯狀，都歸功於頭腦，歸功於腦髓底發展和活動。人們因此習慣於以他們的頭腦而不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爲（自然，這後需要是反

映在頭腦中和來到意識中的。——這樣一來，隨着時間底推移，便產生了唯心論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從古代世界廣汎地統治着人的頭腦。這種宇宙觀現在也還有如此強大的統治力量，甚至還寫文學派底唯物論自然科學家們也弄弄不白的人類起源，因為他們在唯心論的影響之下，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

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動物經過它們的活動也改變外部的自然，雖然在程度上遠不如人那樣。我們也看到：那經過它們改變了的環境，又反過來改變它們自己。因為在自然界中沒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並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正是由於忘記了這種各方面的運動和交互作用，就阻礙着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楚最簡單的事物。我們已經看到：山羊怎樣阻礙了希臘成爲多森林的地方，在聖海萊娜島（St. Helena），第一批航海者帶來的山羊和豬，把島上舊有的一切植物都吃光了，準備了地方使後來的水手和移民帶來的植物能繁殖起來。

但是，如果動物不特地影響其周圍的環境，那末，這是無意地發生的，對於動物本身乃是偶然的情形。然而人們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徵。動物在滑過某地方底植物時，不知道它們要作什麼。人之剷除植物，爲的是在這塊空地上播種五穀或種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穫。他們把有用植物和家畜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這樣把全世界底動物都改變了。不憚如此。植物和動物在人的手下，經過人工培養之後，改變了它們的模樣，簡直令人不能辨別出來。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那演化成爲廢物的野生植物。我們的各種各樣的狗，或者我們的許許多多的鳥，究竟是從哪一種野生動物演化而來，至今也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

但是，不消說，我們並不想否認：動物是具有從事着計劃的、經過思考的行動的能力的。相反地，在有滋養質及有生命的蛋白質存在引起反應（即由外面的刺激所引起的一種簡單運動）的地方，這種有計劃的行動，說已是以胚胎的形式

存在着了。這種反應甚至在還沒有細胞、更不用說什麼神經細胞的地方，就已經存在着了。

食蟲動物捕獲食物的方法，顯然是完全無意識的，但在某一方面同樣是靈敏而有計劃的。動物之從事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隨着神經系統的發展而發展了，而哺乳動物的則到了已經是高度的發展階段。在英國靈狐的時候，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狐是怎樣正確地使用它關於地形的豐富知識來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樣出色地知道和善於利用一切對它有利的趨勢來中斷它的掠跡。和人類相當的高度的靈敏的察覺的計劃，是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的，它是和我們的小孩底這種行動不得上下。正如母腹內的人的胚胎發展史僅僅是我們的動物祖先從原生動物起的幾百萬年的肉體發展史的一個縮影，孩童底精神發展也不過是我們的動物祖先、至少是比較近的動物祖先底智力發展之一個縮影而已。但是一切動物底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描寫上打下它們的意志底印記。這一點只有人才能夠做到。

翻犁地，將物價列於外面，對自然界，完全以自己本身的要求來改造自然界；而人則以自己之改變自然界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來統治自然界。這便是人和其他動植物後得主觀的區別，而引起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

可是我們不要過於得意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我們的每一次墾殖，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在第一條線上我們確實達到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條和第三條線上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不對的結果。常常正好把第一個結果又消滅了。饑饉不遂來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耕種到耕種起盡耕種完了，但是他們却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因此竟成爲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把森林砍完之後，亦分須妥和貯存的中心地也不存在了。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爲要十分細心地培養山北坡上的松林，而把南坡上的森林都消滅盡了，他們的預料不到因此把他們區域裏的牧畜業都摧毀了；他們的預料不到這樣幾度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枯竭了，而且在雨季時候又使洪水都傾瀉到盆地上去。在歐洲森林被毀最爲慘痛的人，不知他他們多麼的境況一起把個個都也毀

撥了。因此我們每一步必須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徵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假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一起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中；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僅是我們勝於其他一切生物，能够認識和正確應用自然規律而已。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正確理解自然規律，並認識我們的干涉在自然行程中的較近或較遠的效果。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發展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够預見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物行爲底較遠的必然效果，因而也學會來統治它們。但是這想亦曾發生得愈多：人們就愈會不覺或覺到而且還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從希臘古典時代開始以後在歐洲所發生並在基督教學中最高度形成的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學會預見我們生產行動底較遠的自然的結果，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底較遠的社會的結果就更困難得多。

了。我們來整一談馬鈴薯和因它而傳播的瘰癧症吧。工人降低到專吃馬鈴薯，對於世界各國人民大眾底生活狀況起了重大的影響，瘰癧症和這些影響比較起來，究竟算得了什麼呢？一八四七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大飢荒，餓死了一百萬專吃或差不多專吃馬鈴薯的愛爾蘭人，另外又有二百萬逃亡到海外，瘰癧症和這種飢荒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當阿拉伯人學會蒸餾火酒的時候，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却因此製造出了使當時還沒有發現的美洲土人漸次滅絕的主要工具。後來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會知道他却因此復活了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並奠定了販賣黑奴的基礎。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從事製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未料到他們造成的工具會使全世界底社會狀況發生極大的革命，這也就建說，在歐洲由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方面，而極大多數人則一貧如洗，最初資產階級便獲得了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却發生了階級鬥爭，這一階級鬥爭只他以資產階級底崩潰與一切階級對立底消滅而結束。……但是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

搜集和研究，我們在這一領域中就漸漸學會認識我們的生產活動底間接的變化的社會結果，於是我們就有可能去統治和調節它們了。

然而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把我們現成的生產方式以及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一起完全改造才行。

直到現在所有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求得勞動底最近的最直接的效果。對於在較遠的將來由於逐漸的累積和積累而發生的結果，一直是完全忽視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是適應於限界不出鄉里的人們發展程度，另一方面是以可用土地底一定剩餘為前提，這種剩餘的土地給與了一定的地盤來對付這種原始經濟意外的不良結果。當剩餘的土地消滅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但是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引導到居民之分成各種階級，因而引導到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因此，統治階級底利益就成為生產底推動因素，生產就不再限制於被壓迫者底最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在今天西歐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完全。個別的統治者在生產和分配的完全家，所能觀念的只是

他們行爲最直接的結果。只要請到製造的或交換的貨物底利益時，那製造個效果本身也完全置諸度外了。出省時所獲得的利潤，就成爲了唯一的動力。

(原稿至此爲止。以下係寫在恩格斯原稿第一一頁上，而另外一個人區維斯則在上面註明這是上面初稿的最後一頁。)

貴族階級社會科學、古典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主要只是人在生產和交換中的行爲底直接的預期的社會結果。它完全適應着社會組織，它是社會組織底理論表現。當個別資本家爲着直接的利潤去生產和交換時，他們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如果個別業主或商入以普通利潤賣出他們所製造的或買進的商品，那末他們就狠心滿意足，而不再去關心商品和買主以後的情形怎樣了。對於這些行爲底自然結果，也正是如此。當西班牙的移民在古巴亞德山坡上的森林中，取得木灰來作一些新的鋸盤得最高利潤的咖啡樹底肥料時，他們何嘗關心到鋸盤的大顆會掉落在森林的土壤上而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至於自然界和社會，在

今天的生產方式中，主要只注重最初的最顯著的結果；後來人們才對奇這方面的行為底或這的效果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協調，變成與它直接對立的東西，如每十年一次的工業危機循環環所表明的正是如此，而德國在「破產」中所遭到的工業危機循環底小小前奏所表明的也正是如此；在自己的勞動上建立起來的私有財產制度，必然發展為勞動者之喪失一切財產，同時一切財富却愈來愈多地集中到不勞動者手中；而……

（源稱至此中斷）

人底進化過程

人也是由分化而產生的。這不僅就個體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底整個單個的生殖細胞分化而為自然界所產生的最複雜的有機體，亦復這樣，這就人底進化歷史來說也是如此。經過幾千年長久的努力，手之從腳分化出來，人之直立行走，才最後被確定了，於是人和猿就被區別開來，於是語言分明的語言底發展與頭腦底强有力的發達之基礎就被奠定了。這樣一來，人猿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便從此造成了。手底專門化，是意味着手是，而工具是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動，意味着入對自然的有改造意義的作用，意味着生活。猿猴的動物也有工具，然而只是牠們底體底一部分，蜘蛛、蜜蜂、水蛭就是明顯的例子；動物也進行生活，

可是牠們的生存對廣闊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算零。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上面打下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但變更了動植物底位置，而且也改變了牠們居住地方底面貌和氣候，他們甚至還如此地改變了動植物本身，以致人的活動底結果只能和地球底普通死亡一樣消滅。而人之所以能夠消滅，首先和根本還是靠着手。蒸汽機直到現在還甚改變自然界的幾種有力的工具，但因為它是工具，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着手。可是同手底發展一起，人的頭腦也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這樣最初就產生了意識——即對個別實際有用效果底實際條件的意識——而後來在這些較新的民族中間，由此就產生了對自然規律的理解，而自然規律是制約着這些實際有用效果底條件的。隨着對自然規律的知識之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的反作用之手段也增加了。要知道，如果人的頭腦不同手在一起、不和手相並列、不部份地依賴着手這樣地發展起來的話，那末人單靠手是永遠不能不用蒸汽機來的。

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動物也有一段歷史，與動物的記憶是逐漸發

說到這套歷史的歷史。然而這套歷史並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並且即使他們自己也有控制，而這套歷史既造成，它們却並不知道，也並不願意如此。相反地，人類所發見的動物愈遠，就愈有意識地自己創造他們的歷史，那不能預見的作用，那不能控制的力量，經過一歷史的影響也就愈小；而歷史的結果和預先確定的目的也就愈加符合。然而如果以此為尺度來衡量人類的歷史，甚至衡量現代最發達的異端派歷史，那末我們可以看見：在這裏，所樹立的目的和所達到的結果之間總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預見的作用起着統治地位，不能控制的力量比着計劃發動的力量要強得多。而這是不得不如此的，因為只要人底最直要的歷史活動（這種活動把人從動物的狀況昇高到人的狀況，替成人其他一切活動底物質基礎，是謂是人們生活需要的生產，則今天的社會生產）恰好還被不可控制的力量底盲目的作用所玩弄的時候，只要人所期望的目的通常不能實現，而且往往所得到的結果又與此目的恰恰相反的時候，上述的情形總是不歸不如此。現在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內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聽於人驅使了，因此

我們已經無限地增加了生產，使得今天一個小童底生產比從前一百個成年人還要多。然而結果又怎樣呢？剩餘勞動愈增加了，羣衆愈貧困了，每十年發生了一次比一次大的危機。經濟學家們宣稱自由競爭和生存鬥爭爲最偉大的歷史成就，而這卻又却證明了自由競爭和生存鬥爭是動物界正當的狀態；當他這樣講的時候，他並不知道這句話對於人們、特別對於他的本國人是何等尖刻的諷刺。只有一個在其中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有計劃地分配的有意識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係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昇出來。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爲必要，然而也日益成爲可能。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人們自身以及他們的活動底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將獲得一個極大的進步，有如旭日東昇，照耀天下，使已往的一切都消失在陰暗之中。



從發到入

著者	曹恩
譯者	徐新
出版者	曹德華·于光遠
發行者	長春書社
出版	社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出版

【9】1-10,000

